

莫格爾少校

／小說集

舞劍入道，心劍合一；

互為鏡像，反生錯位。

山燃水竭，歲月，人生，感悟。

七個故事，是七個夢境，也是七種真實。

釀文學16 PG0551



莫格爾少校

——小說集

作者	鄧海南
主編	蔡登山
責任編輯	林千惠
圖文排版	賴英珍
封面設計	陳佩蓉

出版策劃	釀出版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 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總經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 電話：+886-2-2268-3489 傳真：+886-2-2269-6560 博訊書網： http://www.booknews.com.tw

出版日期	2011年6月 BOD一版
定價	29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目錄

莫格爾少校

／小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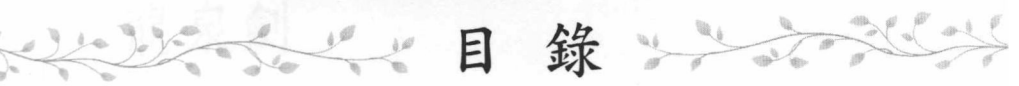
舞劍入道，心劍合一；

互為鏡像，反生錯位。

山燃水竭，歲月，人生，感悟。

七個故事，是七個夢境，也是七種真實。





目 錄

005 龍泉劍

013 翡翠鑽石

019 陰差陽錯

029 熱山

101 莫格爾少校

157 漂泊的湖

225 森格里亞

龍泉劍

龍泉劍靜靜躺在他雙掌之中。花梨木鞘淡淡施一層清漆，木紋如河波在匝住劍鞘的鏤花銅皮中隱隱流動。緩緩抽劍出鞘，抽動處遊出一條龍來，暗紅色的，淺淺鐫在劍面上，龍頭朝著劍柄，離吞口一寸之遙。翻過劍身，背面淺淺地鐫著一隻鳳，淡黃色的，和龍在同一位置上。將劍再抽出一些，劍鞘口裏又滑出七顆星，劍的兩面都鐫有北斗七星，一面暗紅，一面淡黃，和天上七星遙遙相對。把劍再抽出一些，一根劍脊，將劍面一分為二。一使勁將劍整個從鞘中拔出，劍便如同被赤條條地剝光了衣服，在陽光下光溜溜地，羞答答地閃光。現在他看清了這把劍的整個形狀，如一枚蒲葉，薄薄的，似乎一陣勁風吹來便會隨風彎倒，握在手中卻沉甸甸的。他小心翼翼伸出左手兩指捏住劍尖，把劍微微扳成一個弧形。據說上好的劍可以扳成一個圓圈而不折斷，彈開後依然筆直挺硬。但這劍不行，最多可以彎成一條拋物線，再扳怕要斷掉。劍面也單調沒有花紋，據說上好的劍上是應該有一些淬火淬出的花紋的，如果是很有規則排列的水波樣紋或羽毛樣紋，那就是一口名副其實的寶劍了，能削鐵如泥。手中這劍，雖然很漂亮，很精緻，不過是一把普普通通的劍，稱之為寶劍，是遠遠談不上的。當他將劍送入劍鞘，卻見劍把上分明刻著四個字：龍泉寶劍。

「這真是一把寶劍？」他帶點揶揄地問，把寶字說得格外重些。

「世上其實無所謂什麼寶劍不寶劍，全看劍在什麼人手裏。劍是通靈性的，得到了人的英氣，劣劍也會變成寶劍；在不識劍的人眼中，寶劍也不過是一根廢鐵。」那賣劍的漢子看著他說，目光竟有點深不可測。

他想起小時候讀《岳傳》，岳飛在市上看到有人賣劍，忍不住拿過來看看，只將劍拔出一寸，便連叫好劍好劍，自知買不起，把劍放回攤上，哪知賣劍的人卻叫住他說，難得有人識得此劍，這位既是知音，便把劍送與你吧。如今幾百年光陰如水，滄海桑田，這世界上還有那樣的寶劍那樣的賣劍者和那樣的得劍者嗎？面前這賣劍的漢子故作高深，不過是比較高明的生意經而已。

「這劍多少錢？」

「沒價，你看著給吧。」

他把身上帶著的錢全都掏給了那漢子，抱著劍回家了。忍不住想試試刃口，便用菜刀和劍互擊一下，菜刀的刃仍是一道筆直的細線，劍刃上卻有了一個小小的凹痕。寶劍？削鐵如泥？他不禁啞然失笑。反正他買劍不是為了殺人削鐵，只為了督促自己早起鍛鍊，有一把劍掛在床頭，也就提醒自己不要天天早上睡懶覺了。

於是開始了練劍。他曾練過數年拳腳，在這個基礎上沒有多大困難，只在於如何將劍舞得純熟而瀟灑。他找來幾本劍譜，先在家裏比比劃劃按圖索驥，把幾個套路都默記下來後，覺得不至羞於見人了，便每天早上起來去公園練劍。起初只是像完成一個程序般做著那些動作，不過練練筋骨，活動活動腰腿而已。不

想卻漸漸入了佳境，只要提劍在手，便覺有一種神爽之氣從握劍的手流向全身，頓覺耳聰目明，腦清心靜。深吸一口氣再徐徐吐出，腰腿手腳都充滿了一種想動的欲望，於是身體如魚一般在空氣中游起來，那劍便隨著身體的騰挪閃展在四周翻飛，或輕或重或剛或柔；或徐或疾或沉或浮，全身心沉浸於舞動之中，每每將劍奮力刺出，都能體驗到一種快感。而當做那個難度極大的動作——跳起先刺出一劍，然後忽然凌空轉身收劍再向相反方向疾刺時——快感幾乎達到了高峰。他凝神聚力騰躍出劍，身體於飄然中猛的扭腰擺腿變身收劍於腰際，當身體如飛燕狀將劍似乎是緩緩其實是閃電般推出時，能明顯感到全身的力量是如何集中於腰部，再從腰部送入右肩，注入右臂、手腕，從掌心和五指流入劍柄，順著劍脊直貫劍尖。當力量被劍尖所阻無法再前進時，劍身便顫動如一條飛遊的蛇，顫動中似有一條蛇信子從劍尖吐出，同時發出一聲錚錚的鳴響，這一剎那，舞劍者便也進入了一種超然出世的狀態。當再次感覺到大地又升上來托住雙腳時，才從超然中回到常態，把剩下的動作繼續做下去。悉心體味著劍在手中的感覺，撩、抹、穿、挑，手腕的每一轉動，都使劍在空中畫出一道轉瞬即逝的優美弧線。他能明顯地感覺到空氣是如何被劍鋒劃破的，當劍運得緩慢時，如輕輕地裁開一幅錦緞；劍運得迅疾時，如乾脆地揮斷一束絲綢，發出一聲裂帛的輕響；並且能感覺到空氣是如何像波浪追逐船尾一樣追逐著劍身，在追逐中形成一個美麗的透明的漩渦。

他似乎和劍有緣，對劍術有著極高的悟性。並沒有經名家指點，自己就能把所有喜歡的套路都舞得得心應手。練得多了，

便品出了劍中三味。各家劍法中千變萬化的各種動作雖然身體的勢態與形狀各異，但對手中的劍來說，無非只做著兩種運動，一是走直線，一是走曲線。直線為刺，是劍術中最基本然而也是最精到的動作，雖然只是簡單地將劍直推向前，但上下前後左右無處不可出擊，每一刺都要爆發迅疾，力貫劍尖，劍的威勢盡在於此。除了刺之外的所有動作，穿、崩、掄、掛、撩、抹、劈、擺，挽花雲劍，無不是在轉繞身體做著大小小長長短短圓圓扁扁的弧形運動，劍的飄逸灑脫全由這些弧線顯出。直線的剛勁與曲線的柔和相間組合便成了劍術中的停頓與綿延，斷與連顯現出舞劍的節奏。整個一套動作中或直或曲，或連綿不絕或突然靜止，流暢的圓弧中不時射出根根直線，直線又巧妙地藏入翻轉的圓弧之中，這就構成了劍術的音韻與旋律。他從對劍術的悟性中發現世界上許多事情都與劍術有著相通的道理。有些東西看來複雜紛繁，其實吃透了竟非常簡單，如劍的運動一樣只有兩種方式，直線與弧線；而有些東西看起來極其簡單，只因有直與弧兩種因素就可以生出無窮變化。而且他發現凡是美的事物，必定有某種內在的韻律，他在舞劍時，這種韻律就在他身體中不停地流動，從一個關節流向另一個關節，從一塊肌肉流向另一塊肌肉，從血肉之軀流進鐵英鑄成的修長身體，又流回他的神經與血管。當韻律流動時，似乎劍也有了生命，成了他的手臂的一部分。他覺得他的神經末梢可以一直伸延到劍尖，劍在運動中產生的微微彎曲與震顫的感覺，都能迅速地傳遞到大腦。他對劍術中的音韻已嫺熟於心，可以不再循規蹈矩，能夠不著痕跡地從這一個套路中舞入另一個套路裏去，但他畢竟還是在演奏前人編排好的曲

譜，他不滿足於此，如果說藝術有會、通、精、化四境的話，幾年對劍術的癡迷沉醉使他已走過了前三個境界。起初練劍，一個套路練不完就氣喘吁吁大汗淋漓；漸漸氣息越練越沉穩均勻，汗也越出越少，把個個套路練下來，也不過氣息稍喘，內衣微濕。但每次練完，劍都是濕漉漉的，甚至順著劍尖向下滴水。開始他感到奇怪，後來把這濕潤歸於空氣中的潮氣凝於劍上，便用一塊天鵝絨布每天將劍擦拭了再收於鞘中。他知道如果有朝一日練完劍後氣息不亂，微汗不出，那時他的劍術就臻於化境了。進入化境，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用這三尺龍泉即興演奏自己的旋律了。

終於有一天，他抽劍出鞘時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似乎聽到了一聲隱隱約約的清純音響。把劍橫在眼前，迷朦的晨霧中看不出劍有什麼異樣。他把劍貼在左臂後面深吸一口氣做起勢時，那種異樣的感覺愈加強烈起來，當左手在優美的滑動中把劍交給右手，右手一握住劍柄，他就知道久已期盼的時刻到來了，右腳向前一步，便跨入了一種全新的境界，內心與外界完全協調，物與我渾然一體，此時他覺得世界上已沒有了他，只一把劍在風中翻飛舞動；又像是那把沒有人在舞的劍就是他自己；忽又覺得既沒有什麼他也沒有什麼劍，只有一股無形的氣在空間裏流動；又覺得地上的泥土花草，四周的樹木、山石、湖水，包括在樹葉間鳴叫的小鳥，整個的公園都是他，都在看著金黃的銀杏樹林中的那片空地上有一把劍像一個精靈般在飛舞，在嘶嘶的風聲中不時發出錚錚的鳴叫。他全然不知自己是在如何舞劍和做了哪些動作，只是聽其自然地劍隨身走身隨劍動，一種輕鬆舒展的快感彌漫了全身心，恍如在一個極美的夢中神遊。以前只有在舞到最興奮最

得意忘形時的一瞬間才會有的稍縱即逝的超然狀態現在竟貫穿了整套動作，這套動作不是他過去練過的任何一路劍法，而是在心、身、劍三者處於極其默契極其空幻靈動時隨心任意揮寫出的詩篇和旋律。直到他覺得虎口微微一震，一聲響而脆的金屬碰擊聲將他從如夢如幻如癡如迷的境界中喚醒。

他是在晨光曦微中進入那種境界的，走出來時發現天已大亮。定睛一看，自己已舞到空場邊上那株千年古銀杏樹下，護著這棵銀杏樹的一圈鐵欄柵中的一根已被劍尖削斷，舉起劍來看，劍尖完好無損。他好驚訝，忽然想起那賣劍漢子高深莫測的目光，莫非這真是一把寶劍？再仔細一看，大驚失色，濕漉漉的劍身上，原來鑄在離吞口處一寸的那條龍竟已不在原處，而是到了劍尖，連龍頭都掉轉了方向，分明那是一條會遊動的活物。他懷疑自己的眼睛，用手一摸，指腹的感覺告訴他，那仍是一條鑄在劍面上的龍。他把劍翻過身來，見那隻鳳也離了原來的位置，在劍的中部翩翩起舞，鳳翅與鳳尾也與先前的狀態顯然不同，卻又分明是鑄在劍面上的。再看正反兩面的北斗七星也都斗轉星移，他想了一下天色未明前看見的大熊星座，就像此刻劍上的七星一樣斜斜地橫陳著。這真奇了！他用那塊天鵝絨布擦拭劍身，那水跡竟擦不去，原來劍而上不知何時滲出了非常美麗的水波樣花紋，極有規律地整齊排列著，隱隱發出迷人的暗光。他小心翼翼地捏住劍尖把劍扳成一個環，一鬆手，錚地一聲，劍身彈得筆直挺硬。他把手伸進胸前，皮膚滑潤如絲，沒有汗，這才醒悟過來，練劍時應出的汗都從這劍身上流走了。汗漬便成了劍上的水紋。一切都只能說明，這是一把通靈性的寶劍，只是自己過去不識貨

而已。一旦認識了寶劍，自己的劍術也已進入了化境。他揀起地上被削斷的那半截鐵欄柵，向空中一扔，待落下時用劍輕輕揮去，一聲脆響，鐵條又被裁為兩段，毫不含糊的削鐵如泥。察看劍刃，絲毫無損，只是上次被菜刀的刀刃碰出的凹痕仍在原處。

他大喜過望，興奮不已。舞劍的欲望如潮水湧動，舉劍又接著舞了下去，舞得隨心所欲，酣暢淋漓，直到盡了興放才收住。再看那劍，龍鳳七星又都回歸了原處，水波樣的花紋卻不再褪去，像股溪水在劍上淙淙流淌。

回到家裏，他又拿菜刀和劍鋒相對碰擊了一下，這次劍刃是一道筆直的細線，而菜刀卻如軟鐵皮一樣捲了口。

以後每次練劍，那龍鳳都會在劍上遊動飛走，七星也會轉動如天上北斗。待舞劍完畢，又都歸回原位。汗水照舊流過水波樣花紋。再以後，因為他練劍已練到了極至，不再那麼沉醉癡迷，興趣也就漸漸淡了，高興時早起仍然練上一陣，慵懶時便不願早起。結婚後因嬌妻貪戀暖被窩，他也養成了睡懶覺的習慣。緊接著妻子懷孕生子，他為妻子兒子忙碌不休，早起鍛鍊的念頭只好打消。寶劍成了掛在牆上的裝飾品，一閒便閒了三年。

三年後的一天早晨，他醒來後摸摸肚皮，發現原來硬挺挺成方成塊的腹肌變成了厚厚軟軟的一大片脂肪，忽然想到該恢復鍛鍊了，不然發胖的趨勢將一發而不可收，而且也不該辜負那把龍泉寶劍。於是不顧妻子的反對，穿衣起床，提劍上公園。仍走到那片銀杏樹環抱的空地，面南立在中心。但當他做完起式，忽然覺得頭腦中一片空曠，過去練得純熟而瀟灑的那些套路竟然忘得一乾二淨。那曾經有過的隨心所欲地即興起舞的超然境界也已

一去不復返，好不容易記起一些互不連貫的動作，沒舞幾下已是一身大汗，劍上卻再也沒有半點潮氣。舉起劍來看，發現不對，那美麗的花紋水波早已乾涸得不見一絲印跡，劍上卻這裏那裏生了一些鏽斑。那龍不會再遊，鳳不會再舞，呈北斗七星狀排列的七星恐怕也不再會轉動斗柄了。他不願相信寶劍就這樣失去了靈氣，揮劍使勁向那圍住古銀杏樹的鐵欄柵砍去，一聲沉悶的金屬碰擊聲，他的虎口震得發麻，那鐵條並沒有斷開，不過被碰落了幾片鏽皮。他像生了大病一樣回到家裏，想想仍不服氣，又用菜刀和劍刃對著碰擊了一次，菜刀這次沒有捲口，劍刃上卻又多了一個凹痕。

他捧著劍沉思良久，然後從破布堆中找到了那塊過去拭劍用的天鵝絨布，使勁地試圖擦去劍上的鏽斑。

翡翠鑽石

翡翠老太太有一顆價值連城的鑽石。

這顆鑽石約摸有大公雞的雞心那麼大，到底有多重？從來沒戥過，少說也有百十克拉吧。老太太視為至寶，嚴密收藏，連家裏人也輕易見不到。只有在每年老爺子的忌日，才照例鄭重其事地捧出來瞻仰一翻。鑽石盛在一隻精緻的黑絲絨首飾盒裏，每次打開盒蓋，都讓人眼前猛地一亮，但見它安詳地半臥在呈波浪形褶皺的絲絨襯底上，幽幽地閃著清亮的光。與一般鑽石不同的是，這光芒並不寒冷刺目，而似乎是朦朦朧朧地帶著幾絲暖意，幾縷脈脈的溫情，這可是老爺子當年送給翡翠的愛情信物啊！

據老爺子說，這顆鑽石一共有一百五十七個面。到底有沒有這麼多，誰也沒數過，老太太不讓隨便碰它，怕弄髒了，只讓把首飾盒捧在手裏小心翼翼地觀賞。不過這一百五十七個面恐怕不會有假，手稍微一抖，光點便會在不同的面上閃爍個不停。它的任何一個面都能靈巧地把光線捕捉進去，然後通過其他一面五十六個面折射出來，晶瑩剔透，光彩紛呈。白天對著太陽看，那裏頭就像關著一顆光芒四射的小太陽；晚上湊著燭光瞄，又有一顆極小的星星在它的中心一明一暗地眨巴眼。每次瞻仰鑽石，全家人都讚歎不已——對老爺子留下的這塊稀世之寶，更對老爺子琢磨鑽石的那份卓絕超群的手藝。

翡翠是蘊玉齋翡翠大王鐵幫女兒，卻嫁給了街對面聚寶閣的後堂夥計老莫。老莫是專為聚寶閣的老闆加工寶石的能工巧匠，他切削琢磨鑽石的功夫是琉璃廠的一絕。

鐵幫在琉璃廠地面上是財大氣粗的主兒，按說珠寶翠玉都可以經營，都大有賺頭，可他偏偏愛翠成癖，一門心思只和翡翠打交道，也不知道這種原產於緬甸的綠色玉石是怎麼占了他的心，奪了他的魂的。對珍珠、珊瑚、瑪瑙、紅藍寶石以及其他玉石之類只是順帶經營著，從不上心。他尤其看不上那種從西洋舶來卻後來居上的玩藝兒——鑽石，鐵了心認定了那「白玻璃碴子」只是用來割玻璃的，上不了古玩和首飾行的大雅之堂。「翡翠是什麼？」他常對同行說，「那是用上好的碧螺春泡出來的茶，一汪綠水，濃淡皆宜，靈滑潤澤，看了就讓人心動！鑽石那玩藝又是什麼？」他一撇嘴，「那是直接從大水缸裏舀出來的白水，還點點滴滴撒得不成樣子，我最看不上那玩藝兒！」

他的店裏從來不進鑽石。

可斜對門的聚寶閣偏偏靠經營鑽石發了財。這發財一半是靠掌櫃的眼力勁兒和生意經，還有一半也是借重了老莫的手藝。

對聚寶閣靠這種不上路的玩藝兒發的財，鐵幫不願用正眼去瞧，同時卻又耿耿於懷。更可惱的是他的閨女，鼎鼎大名的翡翠大王的女兒，名字就叫翡翠，偏偏也喜歡上了那種白水似的玩藝兒。不但如此，還喜歡上了那個在後堂裏點「水」成金的魔術師——老莫。

翡翠是在翡翠堆裏滾大的。那些被父親珍寶引為知己浸透了愛意的戒面、扳指、耳墜、手鐲，以及諸如此類的翡翠物件在她眼裏只不過是一些發綠的半透明又不透明的石頭而已。其他那些珍珠玉石也沒什麼稀罕之處。可是當她在對門街坊聚寶閣的櫃檯

上看到了在自家店裏從來沒見到過的鑽石，一下子就被這種堅硬小巧玲瓏剔透的新鮮玩藝兒迷住了，她覺得其他種種珠寶在鑽石面前統統黯然失色！她聽說聚寶閣有一個琢磨鑽石的巧匠，就向掌櫃的提出想去看看這鑽石到底是怎麼琢磨出來的。聚寶閣的掌櫃一來不好駁翡翠大王千金的面子，二來反正鐵幫是鐵了心不會沾鑽石的邊，讓姑娘家看看也無妨，就答應了。翡翠隨掌櫃的走進後院那間加工鑽石的北房時，老莫正把一顆剛加工完的玉米粒大小的鑽石拈在食指與拇指間對著光出神地看著。也不知道是他的神態、面容、目光還是別的什麼一下子就打動了翡翠，反正從此後她便芳心有主了。

等鐵幫想起為女兒謀劃婚事時，翡翠直接了當地提出，她和老莫相好，要嫁人就得嫁給他。這時候當爹的才發現，原來閨女手指上已經悄悄地戴上了一枚鑽石戒指。翡翠大王氣昏了頭。老莫不但只是個夥計，而且還是他最瞧不上眼的聚寶閣的夥計，是吃他最看不上眼的「白水」飯的，而且是結過婚死了老婆的人，在老家還有個孩子。可是翡翠不管這些，鐵了心要嫁。鐵幫明白不能強逼她改心眼，女兒也有像他一樣的鐵脾氣，硬逼非鬧出人命來不可。但又咽不下這口氣去，只好一刀兩斷，隨她去嫁，從今往後再也不認這個女兒，原來為她準備好的翡翠珠寶等等陪嫁，一件也不給。鐵幫被女兒傷透了心；翡翠也鐵了心和家裏斷了，死心塌地跟了老莫。

翡翠大王覺得臉上無光，再加上時局動盪，不久就舉家遷去了臺灣，後來又去了美國。翡翠從珠寶商的女兒變成了首飾匠的妻子，從此和鐵家斷了聯繫。